

一触即发

张勇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一触即发

张勇 著

朝夕相处的父母，骨肉相连的兄弟，
美丽邂逅的爱情谁能相信？

杀机、危机、生机潜流涌动

揭开阴谋背后的面纱……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触即发 / 张勇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17.5

ISBN 978-7-5115-4694-4

I. ①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3863 号

书 名: 一触即发

作 者: 张 勇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陈 丹 马苏娜

特约编辑: 默媛静

封面设计: 陈微微 刘龄蔓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18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457 千字

印 张: 29

印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4694-4

定 价: 56.00 元

目 录

楔 子	/ 001
第一章 草木摇落露为霜	/ 003
第二章 朝生春晖暮留霭	/ 010
第三章 同林春鸟各自飞	/ 024
第四章 阴差阳错难提防	/ 032
第五章 时人不识凌云木	/ 040
第六章 宫花旋落已成尘	/ 048
第七章 却疑春色在邻家	/ 065
第八章 前度杨郎今又来	/ 075
第九章 开门人即闭门人	/ 086
第十章 误剪同心一片花	/ 095

第十一章	平生际遇似萍飘	/ 104
第十二章	何日归家洗客袍	/ 117
第十三章	琵琶声泣血泪仇	/ 129
第十四章	去时血漫桃源路	/ 138
第十五章	到底方知出处高	/ 157
第十六章	山回路转又逢君	/ 174
第十七章	各有经纬一片天	/ 194
第十八章	牵丝攀藤一条线	/ 212
第十九章	梅花一夜漏春工	/ 221
第二十章	一笑相逢哪易得	/ 234
第二十一章	千钧一发箭在弦	/ 248
第二十二章	截断众流大气魄	/ 260
第二十三章	恶氛弥天血火焚	/ 278
第二十四章	风雨未肯收余寒	/ 290
第二十五章	退步原来是向前	/ 303
第二十六章	白云可杀不可留	/ 318
第二十七章	踏破冰火九重天	/ 333
第二十八章	间不容发生死际	/ 346
第二十九章	欲披荒草访疑尘	/ 356
第三十章	同生共死亲兄弟	/ 368
第三十一章	游鱼见食不见钩	/ 382

第三十二章 醇酒美人鸳鸯剑 / 394

第三十三章 假做真时真亦假 / 405

第三十四章 反客为主深造次 / 417

第三十五章 一举锄奸雁归行 / 430

第三十六章 冷风热血洗乾坤 / 444

楔子

中国，上海。

宣统二年，1910年，初春。

明朗的天空下，绿油油的草坪展现出幽雅的双翼包揽着梨花庭院，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飞到了雅致的裙摆上，贪婪地流连在绣工精美的牡丹花蕊底，素纨团扇随红袖扬起来，意在扑蝶——

“嘭”的一声，随着老式相机被按下快门的一瞬间，一股白烟升起来。

一张美丽的相片定格在烟雾中。

日本，东京。

1910年，春。

昏暗的壁灯映射在灰白的墙上，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围在一个包着满头纱布的人的床前。

没有任何一个人讲话，寂静无声的气氛几欲令人窒息，就是细微的声响，仿佛也会震动在场每一个人的神经。

纱布在一层层揭开——层层的神秘被分割——答案揭晓了。

有人惊叫。

中国，上海。

宣统二年，1910年，春。

深夜。

没有月亮的庭院显得异常幽暗。

半支不明不灭的蜡烛在黑色的空气中游走，粉红色的鞋帮陷在泥土里，软玉般的足从泥里拔了出来，烛光斜映过来，清晰地照在鞋帮上，鞋帮上绣的一朵金莲被泥浸污了。

一阵可怖的铁锹声传来。

刚刚扶正的半支蜡烛迎着铁锹声投射而去——虽然心中充满了恐怖感，但是，粉红色的鞋依旧沿着蜿蜒的石子路向铁锹声推进。

她终于看到了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梨树下掩埋尸体，这具尸体的脚还露在泥土外，她一眼就认清这是父亲的脚，因为父亲的脚是天生的六趾！！

就在她惊噩万状之际，一只手突然从背后伸过来，死死地捂住她已经张开的嘴——

据说，这一年，上海金融界杨家的梨花开得异常妖艳。

第一章 草木摇落露为霜

她站在烛光下，主动地迎着荣老爷惊艳的目光走过去，荣老爷的血液凝固了，突然间把新人抱起来。

夜底，灯花结了双蕊。

宣统三年，1911年。

上海药业首富旗人荣家正被铺天盖地的红色所笼罩。

“新人的轿子什么时候到啊？”荣老太太仰面看了看窗外的天色。此刻，天灰蒙蒙的、云冷淡淡的，没有生气。

“就快来了，新人是书香门弟，规矩多是自然的。”大太太温和地笑着。

三太太撇了撇嘴。

“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”荣老太太有点不放心，“这半道上结的姻缘，没根没底的，总是不踏实。”

大太太扶着荣老太太穿过花厅。“妈您放心，我早就打听好了。他们一家三口是从山东到上海来谋事的，偏偏那男人在途中得了急病，死了。只剩下母女俩，孤苦无依的，那女人身上的钱都花光了，想把女儿嫁了，凑足路费，扶柩回籍。”

三太太终于按捺不住了，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哪里是在嫁女儿，分明就是卖——”三太太话还没说完，大太太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她两眼，三太太知趣地闭上嘴。大太太依旧和气春风地跟荣老太太说话。“新人呢，我也看过了，知书达理，又体面、又大方，听说还上过洋学堂……”

“我瞅着你比喻儿还满意。”荣老太太说。

“是媳妇亲自挑的嘛。不过，总要老太太看了说好，那才是真好呢。”婆媳们正说着话，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骤然响起，荣老太太和大太太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。

“花轿到了——花轿到了——”丫头们一叠声地叫进来。八岁的荣大少穿得整整齐齐地站在走廊上看热闹，他的小妹妹荣华静静地贴在他身边，大妹妹荣荣跟在当新郎官的父亲身后欢蹦乱跳地乱窜。夜色来临了，天被柔和的月色照亮了。

新房里蜡炬如火，放射出温柔的光芒，照着用金线绣成的鸳鸯图案，色泽明亮可爱。新人纤秀而美貌，腰肢袅袅，可惜了，是一双天足。

偏偏新人的名字叫“金莲”。

不过荣老爷也算新派绅士，对于缠足的陋习是持批评态度的。满面春风的荣老爷，对他的第四次婚姻充满了希望。

荣老爷的大太太是名门闺秀，嫁到荣家，头一年就给荣家添了个男丁，取名荣升。可是这位荣大少生来多病，身子羸弱，性格又比较孤僻。而大太太自从生了儿子后，气血两亏，再无动静。那时候，荣老太爷还健在，一门心思盼着荣家能兴旺发达、子孙满堂，于是二太太顺理成章地过了门。

二太太是米铺老板的女儿，精明强干，又不乏温柔体贴，荣老爷自得了这二太太，就像鱼儿得了水，花朵见了阳光，连人也变得精神抖擞、青春焕发。二太太持宠生娇，独霸专房，全不把大太太放在眼里，竟和荣老爷过起一夫一妻的小日子。偏偏这二太太肚皮不争气，过门两年，连屁也没有放一个，荣老太太对此颇多怨言。没多久，荣老太爷得了肺疾，一病呜呼了。荣老爷是孝子，自然要循例守三年的孝。那年月，讲究守孝的孝子不能住得太舒适，越简朴越能体现出孝子的诚心。所以，大太太把旧柴房收拾干净，让荣老爷自己搬进去住，守孝期间是必须禁欲的，两位太太都不能在柴房留宿。大太太倒无所谓，反正冷宫住惯了，还乐得看二太太的笑话，这就独苦了二太太了。二太太仿佛从热腾腾的鸳鸯锅底翻了一个身，一不留神翻成“冷锅鱼”了。耐不住寂寞的二太太总是打着给荣老爷送茶添衣的招牌，偷偷摸摸地和丈夫私会，大太太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只当没看见。说来也怪，荣老爷和二太太正大光明地同居时，始终没有“开花结果”，可是，这两三个月的偷欢，二太太却怀上了孩子，这就犯了祖宗的大忌讳，守孝独居的孝子，居然守出孩子来了。丧中有孕，服

内产子，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前清，二太太会被处以极刑，家产一律没收，归其族人所有。晚清虽然律法有所松动，但是，保不住谁拿来做文章，荣家的产业谁见了不眼红？谁能保证族人不去告发？况且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于是，荣老爷和二太太到荣老太太那里去自首，荣老太太气急攻心，竟昏厥过去。最后，还是请大太太来主持家政，大太太一面派人给老太太治病，一面叫人雇了顶青缎小轿，把二太太给请出府去，说是二太太的属相和荣老太太犯冲，先打发到乡下去守祖坟。二太太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得，只得哭哭啼啼地走了。

二太太搬到乡下去了以后，成天守着坟山，凄风苦雨的，得了抑郁症，生下儿子后，给儿子取了一个“归”字，盼着荣老爷早日来接她母子。可是，家里托人传话说，这个孩子是丧居所产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丧门星”，不能接回去，就在坟山养着，由他自生自灭。二太太听了这话，就发了痴心症。一天夜里，在坟山的枯树上吊死了。乡下人都说是野鬼找二太太做了替身，也有人说，是大太太嫉妒二太太得宠，乘机把她除掉了。不管怎样，二太太就这样没了。荣老爷知道后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，着实比死了父亲还哭得惨！熬过了丧期，荣老爷第一件事，就是赶到乡下去，在二太太的坟头上大哭了一场，并将荣归托给了一户可靠的人家，就让他乡下安身立命了。

二太太死后，荣老爷又回到了那种没有生气的婚姻生活里，接着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又娶了第三房太太。

三太太是个裁缝的女儿，没什么文化，也没什么涵养，但有几分姿色，会撒娇。两年后，给荣老爷添了一对千金，取名荣荣和荣华。荣老爷很会赚钱，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不仅扩大了中药行，还经营了皮草、西药店，商场上做得轰轰烈烈的，却只哀叹后嗣单薄。大儿子荣升体弱多病；二儿子荣归又见不得光；荣荣和荣华都是女孩子，总归要嫁人的。自己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份天大家私，总得后继有人。所以荣老爷娶小妾的心思，几年来从没有断过。他一直期盼着“二太太”能回来，或者，等到一个与“二太太”性情相仿的人，哪怕是能挂一点相呢！

“砰”的一声，喜房的门被撞开了，荣荣和荣华跌了进来，把荣老爷的思绪拉了回来。

“哎呀，小心啊，大小姐。”伺候两位小姐的保姆阿桂笑着把两个小家伙扶起来。

“我要吃果子。”荣荣刚刚站稳，就去抓果盘，果盘被掀翻。果子纷纷落在地上，荣荣立马就爬在地上去捡果子。

荣老爷最喜欢这个女儿，胖胖乎乎的，不讲道理的，有些任性的，在荣老爷眼里，这些都是优点。

荣老爷俯下身去，帮荣荣一起捡果子，替她把两个小兜装满，然后，抱起荣荣，荣荣嘴里嚼着果子，小脸贴着荣老爷，嘴角上流的果汁溅在荣老爷的新衣裳上。

阿桂说：“给我抱吧，瞧，把老爷的新衣都给糟践了。”

荣老爷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荣华站在那里不动。

荣老爷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吃果子啊？”

荣华瞥着小嘴说：“脏。”

“擦干净就不脏了。”新人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。她掏出手绢，把果子擦干净，递给荣华，她动作轻盈，和颜悦色，仿佛她不是初来乍到，而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

荣老爷的眼里放出希望的光来。

“我不吃！”荣华说完，就跑出去了。

“二小姐！”阿桂赶紧抱着荣荣去追荣华。

“二小姐不肯吃我送的果子。不知道，老爷愿不愿意吃？”新人问。还是那样的镇定自如，还是那样的从容不迫。包裹着青春和美丽的大红色的喜服被新人脱下来，姿态优雅得体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她站在烛光下，主动地迎着荣老爷惊艳的目光走过去，荣老爷的血液凝固了，他突然间把新人抱起来。

夜底，灯花结了双蕊。

一年后，一个新生命诞生了。

四太太说，这个初生的婴儿象征着初生的太阳，象征着荣家的兴旺发达。所以，她建议荣老爷给这个孩子取名“初”。

荣老爷欣然接受了四太太的建议。

1914年，冬。

薄雪覆盖着上海的洋灰马路，一辆黄包车停在了“刘记珠宝行”的门口，一个金装玉裹的小男孩一下滑出了母亲的怀抱，“噌”地蹿出去。

“慢着点。慢着点。”荣家四太太急忙从黄包车上走下来，小丫头冬儿过来扶着她。

“仔细路滑，四太太。”

“看着初少爷，别摔着了。”

冬儿跑过去，想把初少爷抱起来，初少爷挣扎着不肯让她得逞。

四太太走过来，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彩色斑斓的小皮球，俯下身和他协商。拿到小皮球的初少爷不再闹意见了，扑进妈妈的怀抱。

“好儿子，让妈妈再抱抱。”

四太太亲吻着儿子那红扑扑的脸蛋，再一次用身体去感受母亲的甜蜜。“走吧。”四太太牵着宝贝儿子的小手，跨进了“刘记珠宝行”的大门。

此时，一个披着黑纱的妇人从远处蹒跚而来，而那辆黄包车依旧停在原处，仿佛等待着下一位主顾的光临。

时间开始一分一秒地过去——

黄包车夫耐心地等待着。

披着黑纱的妇人一步一步走近了“刘记珠宝行”的门口。

一个色彩斑斓的小皮球滚出了“刘记珠宝行”的门坎，正好滚到黑纱妇人的脚下。脖子上挂了金锁，笑得“咯咯”的小少爷从里面跑出来，后面是小丫头追逐的脚步声。

黑纱妇人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出手挟起初少爷，迅速登上黄包车，绝尘而去。

“初少爷！”走到门口的冬儿被眼前惊人的一幕吓得瞠目结舌。

“初少爷！初少爷！四……太太，四太太——”冬儿跌跌撞撞地往回跑，“四太太——”

“怎么了？”正全神贯注倾听老板讲解珠宝的四太太问。

“初少爷——”

“初少爷？少爷呢？”

“初少爷——就、就在刚才，刚才，初少爷被人、被人给掳走了。”话音未落，四太太就像西风里的黄叶一样，枯萎了。

四太太昏死过去了。

一切的一切来得过于突然。

一切的一切做得干脆，干净。

一切的一切又似早已注定。

四太太被人抬回来的时候，仿佛只剩下一口气，唯一使人感到她还活着的是——那一双直瞪瞪的死鱼眼。

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冬儿，此时只有嚎啕大哭的份。

“为什么不看好小少爷？”大太太铁青的脸泛着前所未有的寒光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选择在初三去‘刘记’？初三是他们‘刘记’休息的日子，只有两三个小伙计打理铺子，连个守门的都没有。你们不是不知道。”

大太太像一只受了重创的豹子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

“还有，家里有司机，可以派车出去，为什么要去雇一个来历不明的黄包车？！”

“为什么要选择老爷出门的时候，出去买金锁？家里的金锁还不嫌多吗？”

“你们叫我怎么去跟老太太说？”

“为什么不回答我！”

“一定要查，一查到底，查个水落石出！”

“马上打电话到警署报案！还有，给吴次长家打电话，要他们限期破案！”

大太太的气势越来越大，冬儿的哭声越来越低，最后，连冬儿也是被拖出来的，据医生说，冬儿被吓破了胆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四太太一天比一天憔悴，三太太一天比一天滋润，大太太一天比一天泄气。

在经堂为小孙子祈祷的荣老太太终于累倒了。

荣老爷回家了。

迎接他的第一个坏消息是：四太太失踪了。

华灯初上。

疲惫不堪的荣老爷和大太太坐在院子里，开始商量如何寻找这失踪的母子。

“太蹊跷了。”荣老爷说。

“不但蹊跷，而且，不合情理。”大太太叹了口气，“原以为，荣家会就此人丁兴旺的，谁知半个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。”

“是谁跟我们荣家过不去呢？”

“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按说，有人绑了小少爷去，总有个目的。什么目的呢？我想不过是为了钱。可是，为什么绑匪不打电话来索要钱财呢？”

“会不会，已经——”荣老爷把“撕票”两个字生生吞回肚子里。

大太太却已会意，说：“不至于吧。这也不合情理。”

“四太太年轻。”荣老爷突然又冒出一句不明不白的話。

大太太听出弦外之音，有些冒火。“你从老三那里听了些什么混账话！人已经这样了，还想落井下石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这人会到哪里去呢？”

正当他们焦虑不安的时候，丫头翠儿从月亮门一路小跑地过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大太太……大太太……四太太、四太太回来了。”荣老爷和大太太听了这话，不亚于天上掉下一块“宝”来，四只眼睛齐刷刷投向月亮门。一阵清脆悦耳的足音踏着青石飘来，只见四太太满面春风，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，迈着碎步，迎着大太太、荣老爷，一边笑，一边说：“这是阿初……阿初……我的初少爷。”四太太眼里闪着泪光，大太太感动得一阵阵鼻酸。

看着喜气洋洋的四太太带着那小男孩离去的背影，荣老爷完全不知所措。

“怎么会是这样呢？”

“一定是受了刺激，自己没法子面对现实，赶巧碰上这孩子。”大太太揩着泪说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养着呗。”

“怎么养？”

“让他跟着升儿吧。”

“对，让他跟着升儿。”

就这样，一个与阿初少爷同名的小男孩正式进入了荣家，成了荣家大少爷的陪读，同时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四太太的干儿子。因为捡到阿初的日子是3月16日，于是，这一天就成了阿初的生日。

第二章 朝生春晖暮留霞

阿初还没有跑到港口，就已经听到了海轮起航的汽笛声。他没有因此停止奔跑的速度，他需要这艘船，他需要惠，他需要离开这里，他需要获得自由的新生。

1931年，英国，卡迪芙。

清晨的阳光洒满了幽静的竹林，阿初和惠骑着脚踏车穿过沾染了春色的小径。两个人恣意的笑声回荡在春风里。

阿初和惠是两年前在英国皇家医学院霍尔曼先生的研究室里相识的。惠第一眼看到阿初时，就不自觉地喜欢上了他，阿初淡淡而有神的眸子，聪明又谦逊的语言，甚至略显羞怯的微笑，都深深吸引着惠。而惠的出现，也使阿初平淡的生活平添了一层斑斓有趣的色彩。

阿初知道，自己和惠的差距很大，惠是当地富商的独生女，祖上是华侨。而自己既没有地位，也没有上流社会的身份。他只是荣家四太太十几年前从大街上捡回来的孤儿，从小就负责照料着荣家大少爷荣升的生活，说好听一点，他是荣家的养子，说露骨一点，不过是荣家的一个特殊家奴。这个家奴之所以特殊，是因为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

阿初先是陪着大少爷上完了四年私塾的课程，又被四太太送到洋学堂续读了五年的书，其间，选学了西医学。1924年，由于大少爷新娶的大少奶奶意外辞世，受到打击的荣升执意要离开上海，说要去海外发展，在四太太的努力下，

16岁的阿初跟随荣升来到了英国伦敦。

两年后，荣升在英国不但没有丝毫地发展，反而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。就在荣升一筹莫展之际，阿初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英国皇家医学院，并获得当年的全额奖学金。在荣升朋友的资助下，阿初和荣升来到了卡迪芙。阿初一边学习，一边打工，在学习和工作中，阿初找到了自信和自尊。荣升不肯回国，他蜷缩在一个租借的阁楼里，消磨着岁月和光阴。

惠并不知道阿初的过去，她只看到了阿初的未来。惠是一个富于同情心，有正义感的女孩，阿初和她在一起的时候，常常得到精神上的和心理上的双重愉悦。

“初同学，您会继续留在医学院霍尔曼先生的研究室里深造吗？”惠很关心初毕业后的去留问题。

“我想，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。”

“我很好奇，是什么阻碍您前进的步伐？”惠问。

阿初无法回答。“我想尽快结束校园生活，并很快就业。”

“钱对您很重要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需要钱。”阿初简洁地说。

“我想到您家里去做客。”惠提出了一个新要求，“我想，一个绅士是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女子合情合理的要求的。对吗，初同学？”

“只怕您去了以后，会受到一些刺激。”

“我喜欢刺激。”惠的脚踏车回过头来，刹住。

阿初的脚踏车头和惠的脚踏车头靠在一起。

“瞧，你的车向我的车发出了诚挚的邀请。”惠得意地笑。

初也笑了。“那么，请您的车随着我的车来吧。”初的脚踏车一下冲出去，惠笑着去追。天空底一片朝霞沿着高云飞去。

初和惠刚刚走进一条狭窄的小巷，就听见一阵强烈、刺耳的尖叫声，接着就是玻璃器皿所发出的尖锐的粉碎声。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迅速骑车冲进院门，房东太太站在楼梯口，张大着嘴，叫着阿初的名字。阿初把脚踏车往院子里一扔，从房东太太身边掠过，大跨步冲上楼去。惠很诧异地架好车，跟随